

[英]米涅·渥特丝 著

严韵 译

蛇之形

渥特丝罪案小说系列

THE
SHAPE OF
SNAKES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

[英]米涅·渥特丝 著

严韵 译

蛇之形

渥特丝罪案小说系列

THE
SHAPE OF
SNAKES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蛇之形 / (英) 渥特丝 (Walters, M.) 著: 严韵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6

书名原文: The Shape of Snakes

ISBN 7-208-06146-7

I. 蛇... II. ①渥... ②严... III. 长篇小说 - 英国 - 现代 IV. 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016494 号

出品人 施宏俊

责任编辑 符永卫



世纪文景

蛇之形

[英] 米涅·渥特丝 著

严韵 译

出 版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出 品	世纪出版集团 北京世纪文景文化传播公司 (100027 北京朝阳区幸福一村甲 55 号 4 层)
发 行	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
印 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90 × 1240 毫米 1/32
印 张	11.875
插 页	1
字 数	270,000
版 次	2006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6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208-06146-7/I·281
定 价	26.00 元

The Shape of Snakes by Minette Walters

Copyright © 2000 by Minette Walters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Gregory & Company Authors' Agents

Through Big Apple Tuttle-Mori Agency, Labuan, Malaysia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06 by Horizon Media Co., Ltd.,

a division of Century Publishing Group of Shanghai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书译文由城邦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脸谱出版事业部）授权

导读

不快乐的想像力

◎唐诺

我猜，应该不乏也有人跟我同样，每回看渥特丝的小说，总忍不住却但徒劳无功地试着想分辨出来，她小说中那些狂暴的、幽暗的、残忍的成分，哪些是她身为推理犯罪小说作家所称职虚构出来的？又有哪些是她生活于老英国眼见为信的实然成分？那不是个治安状况还可以、人们彬彬有礼到有点虚矫、自我管束克制功夫十足的沉静国度吗？当然，我们或许也同时想到“压抑”这个过于方便的用词，想到他们举世闻名，至少每隔四年到世界杯足球大赛就必然定期发作的足球迷集体瘟疫，想到他们正是狂暴庞克族的原乡，或者还有《太阳报》，普世八卦狗仔队的圣地，窃听窥淫的大本营——

我们并未忘记渥特丝写的基本上仍属类型化的推理小说，正如同样隶属于女王陛下的007情报员詹姆士·邦德拥有杀人执照一般，类型小说家当然也拥有不受质疑、不容检验、不必自白交代的虚构、吹牛、扯淡、任意想像的执照——这方面，类型作家的宽容尺度永远比正统的书

写者来得大，不受实存的具像现实乃至抽象物理法则的管辖，甚至让人行于水上、一飞五丈高等等。

因此，这不是质疑，而是纯粹的读者好奇，某种返祖性且不很礼貌的好奇，只因为我们起码想搞清楚，我们究竟可不可能藉此阅读也顺便多了解那个外表冷若冰霜的社会多一点呢？还是我们从头到尾只是封闭性的在跟一个聪明但阴森森的书写心灵打交道呢？

支持我们胆敢如此猜测，多少因着一个微妙的“理由”，那就是小说书写中的想像力问题。通常，想像力总被理解为小说中虚构成分的来源及制作机器；也因为负责虚构，不受沉重实体的牵扯，因此想像力遂更有着轻灵自由的色泽，而成为小说书写中最有趣、最兴高采烈的部分。然而，事情会这么单纯吗？对此我个人一直保持着高度审慎的怀疑态度：想像力从何而生？因应着什么需求而生？它和我们人生现实真的只有一种逃逸挣脱的背反关系吗？只是我们劳苦度日的愉悦休憩游戏吗？

这里，我们试着通过渥特丝小说既现实又虚构、既充满社会意识又总是戏剧性到你难以置信的两面撕裂性质，来看看想像力背对着虚构的另外一端究竟通向哪里，联结着什么，甚至可否扮演“现实／虚构”这两端的必要联系环节。

无丑恶不可

首先，不管在这部才刚完成的新小说《蛇之形》中，或渥特丝的其他作品中，我们很容易确认其中浓厚的现实成分——流浪汉，恶劣的警察，因封闭而彼此窥探冲突的扭曲小区，人和人之间残忍的抢夺、伤害、凌辱乃至谋杀——这都没逸出我们对眼前现实世界的基本认知之外。我们知道这些事都是“真的”，因此我们的反应除了由此而生的伤感、愤怒，乃至一种“又来了”的掩耳不愿闻以至绝望等等而外，对

此并不会生出匪夷所思的不安或怀疑，就像我们看电视或报纸上的社会新闻一般。

写小说的人都知道，就人生诸多罪恶的“外在表现形态”而言，是无须动用想像力的，再冷血的谋杀或再疯狂的屠戮，都能在老报纸的一角找到。在这方面，写作者只凭一己之力的处心积虑凶残，永远比不上社会以众志成城力量集合而成的处心积虑凶残，甚至，写作者往往会懊恼不已：由真有其事构成的现实世界，很多事、很多情节还都太戏剧性了、太假了，并不宜直接写成小说；毕竟，你无法真的在小说中附上一份剪报来消除读者的疑虑和不舒适，技术上不可能，效果上也无意义。

既然现成就有，你又想不过人家，那硬拗个什么劲儿不直接从事实中取材呢？在这方面，小说家并不比我们常人笨，他们的选择，也正跟我们乖乖到超市买米买肉以作为今天的晚餐材料一般，并不考虑自己垦荒拓土种地养猪。而且，小说家往往更谦卑地发现，人生现实之事尽管失之于太过火太戏剧性，但它有一样优势是个人凭空想像所难能企及、所难以仿制的，那就是现实之事自身的饱满度和生命弧度及其质感，它和人性深层、社会整体之间，自然而然有着某种浑然的、微妙至极的、千丝万缕难以言喻、难以记录编撰的联系存在。小说家愈认真想下去，往往愈神经质地发觉，之所以会发生这样的事，好像这个人就得是这样子的长相，就得穿这样子的衣服，从事这样子的行业，有这样子的家庭亲族关系才行——也因此，一些老牌且技艺圆熟的小说家不是不了解和现实特定的事、特定的人贴太近会有种种风险，包括被嘲笑想像力或小说技艺的不足，更惨的因有影射他人之嫌而吃上官司，但两者相权，很多写了一辈子小说的书写者还是甘冒如此风险。这通常是很需要勇气的抉择。换个长相，换个工作或家庭背景一点不难，难的是依然保有其背后的浑然无间联系，因而小说家宁可坐牢也不愿自己作品中的角色乃至

于小说整体因牵此一发而崩塌掉。

聚拢与编织

由此，不尽周延的，我们说，小说家是“说故事的人”，而不是“创造故事的人”。

材料取用于现成，小说家的想像力哪里去了呢？不在故事之外，而在故事之内；不在无中生有想出一个人间现实亘古未有的新故事，而是在点状散落的现实材料之间找到某种未曾搭建的关联，从森严的因果、松弛的启示到遥若地角天涯阻隔的微杳呼应，好捕捉意义，并纳入记忆。

这里，想像力所创造的，与其说是事件，不如说是一种思维的关系网络；与其说是圆珠状的颗颗独立存在实体，不如说是一种独特新颖的“织法”——散落的点状现实材料，通过小说家想像力的编织，成为可观赏、可凝视、可思考、可收集保存的美好珠串。

用生硬一点的话来说，这其实就是秩序，相对于其他的理性建构秩序，小说家对我们眼前万事万物的合法性文学秩序建构——秩序是我们对眼前世界理解的开始。我们眼前的世界，系以一种纷杂并陈的混沌状态存在，没层次，没焦点，人们要认知它，便先得将其中某物予以分离出来，命名，安排前后上下顺序，有条不紊的一步一步来，就像《圣经·创世纪》首章耶和华所专心从事的那样。

宗教者的要命误谬便在于他们只相信一种秩序（一种神、一种真理、一种历史命运），而不知道秩序只是对混沌世界的必要叩问方式：大叩大鸣，小叩小鸣，关心的问题不同，循此建构成的秩序自然不同；关心的问题千千万万种，秩序也相应着千千万万种；只剩一种秩序、只会问一种问题的窒息世界，不可能让只摄食“自由”维生的想像力存活下去。想像力一绝种，人只有变笨一途，这个笨化的效应作用起来很

快，不出一两代人时间就马上呈现出病征来，而且极不容易救回。

在宗教者犹喃喃他们昔日的老问题的同时（两千年前也许是个好问题，但那是针对两千年前的现实和知识水平而论的），我们却拥了一代代的千千万万部小说，拥有千千万万种想像力鲜活独特的飞翔姿态。

最沉重的任务

想像力，在小说中，不只是一种“织法”，更是一种“挖法”，这是它更辛苦的操作。

在点状存在的现实事物间找寻关系，叩问意义，想像力在其中担负的便不仅仅是女红式的轻活，也同时包括矿工般的粗活。

在编织现实材料的同时，意义因着材料的聚拢呼应和关系网络的搭建而逐步浮现开来，部分小说家（比如有自然主义倾向的书写者）会谦卑节制的就停在此处，但更多的小说家，像你我正常人一般好奇甚至更好奇，他们会被这个仿佛开始结晶的意义所诱引，想进一步追问下去，甚至试图做成解释：为什么一度坚实相知的情感会晦暗下去而且在这一刻瓦解，人幽微隐藏的恶意靠什么食物喂养而成为高速膨大的怪物，哪些东西迷人到值得用善意和道德教养去交易去换取，伤害一个人、甚至物理性的真把一片钢质的薄刃刺入一个活生生的他人身体那一刹那，人究竟在想些什么——

以渥特丝的小说而言，书中那些具体的凌暴杀人“案件”并不真让我们惊骇，真正令我们不安、令我们屡屡生出“事情真会到这种地步吗？”的疑惑，是她凶案底层的书写者探索和试图提出来的可能解释，也就是她想像力如水银般四下流窜到每个角色的人心深处那部分——所以说，想像力并不只负责创造华美和愉悦，带来享乐；更多时候，它是手术刀或锥子，切入幽暗的隙缝；是两面都伤人的刃，既是书写者最艰辛的操作，也是阅读者的不安和恐惧之源。

如果可能，我相信小说家也渴望安全，希冀他的解释是惟一的、如山般确凿的，就像侦探和法官能判人罪的呈堂证供一样；是合于逻辑的、合于森严因果律的，就像科学或其他严谨体系的思维者或发现者一样。然而，不幸的是，能找出这么明白简单解释的事物，仅仅只是人们诸多现象、诸多难题的很小一部分；更多的时候，意义无法直接转换成答案，它在事物网络浮现、流窜、不凝固不完成，你从不能真正捕获它的“本体”，只能发现它的脚印，它行于时间之流中的轨迹，努力指给后来的人看。

不可能是答案，最多仅止于是可能性而已。

法官（广义的，包括施行陪审制度的陪审团）可以坦然判处一个人无罪，不因为这人无辜，而只因为这人罪证不足而已；科学家、哲学家也可堂而皇之把某些问题取消、判定无意义或搁置在外不予处理，就像某种价值中立的宣告。我们大致上都不会指责他们懒惰、玩忽职守、缺乏求知的勇气和精神云云，甚至我们还往往因此赞美他们负责、清醒以及知所节制，但我们并不这么对待，或柔和点说，不这么期待小说家。小说家的工作范畴没有此类可划地自限的合理死角，就连我们早已一致肯定并一再确认人类理性永远穿透不到的地方，仍是小说家的“合理”目标，甚至我们更因为这样认定这才是他们的主体目标（否则我们要你们小说家这种人干嘛？）。仔细想想，小说家的工作职掌何等沉重，或说我们对他们的奢望何等夸张。

从小说家自己那一侧来说，这也是他们活该自找的。小说家米兰·昆德拉说，小说书写者被“认识的激情给捉住了”（引胡塞尔语），小说面对的是一整个的、不分割的存在问题，“正是对这个被人遗忘的存在所进行的探勘”；还说这是小说之所以存在的惟一理由，当小说不再认识、发现并对此寻求回答，那就是“小说的死亡”。

如此沉重夸张，而且逻辑不能，理性也不能，小说家手上还剩什

么？便只有仰仗想像力来承荷了。我个人不确知此两者的先后因果顺序，是因为如此沉重夸张的任务，我们才慷慨赋予小说家最宽广、最自由、最无拘无垠的想像力利器以为屠龙之用呢（我们绝不赋予法官或科学家同等幅度的想像力）？还是因为我们发现小说家手上握有其他行业职业所不敢奢望的不打折的想像力特权，从而想到追讨他们相称的责任和成果？

仍回头以渥特丝的小说为例，小说最终，符合法庭罪证要求的，会有一个（至少一个）真正动手宰人的凶手，这是侦探工作的圆满终点，到此完成；但就人性存在诸多层次的探勘意义而言，真正有付诸执行的杀人可以是偶然的、抢先实践的，是恶意同时敲千家万户的门恰巧打开的那一扇，它不必然就是“最恶”或“最应然”的那一个，更不见得就是“最富意义”的那一个。

放风筝的人

尽管想像力是小说家攻坚的最终极利器，但诸如“充满着想像力”这样的疑似赞美之语，通常并不真的受到小说家欢迎，尤其愈是正经认真的小说家愈是如此，其效果，就有点接近你去赞美一个女孩“有气质”、“很有内涵”一样。

这是小说书写心灵的骨气，也是他们的骄傲。

这里，我们于是发现了一个最快、最有效得罪米涅·渥特丝的方法。如果你有机会到英国碰见渥特丝本人，试试看当面夸赞她本人有气质、有内涵，写的小说又充满想像力，以一句话得罪她两次，难保你会一路从英国被迫杀回台湾。

有气质、有内涵当然是好事，不好的是它语带保留的部分，暗示了一个更重要的（应该说更受欢迎）东西——“美丽”——的缺席；想像力也是好的，但一旦我们看成书写者胡言乱语除罪化的特权，就像国会

议员的言论免责权，只是用于纯粹的虚构、任意的想像、无须验证更无从验证的呓语，那就忽略了想像力的艰辛原生本质，忽略了它深厚的现实意义，忽略了它操持时必要的费力劳动，忽略了它原来是为着解决最困难乃至被宣称没答案问题的英勇尝试，还一并忽略了这一次又一次状似飞翔的超越尝试过程中，小说家可能摔得鼻青脸肿断手瘸脚的动人代价。

我们期待并把视觉焦点严重集中于想像力腾空而起这壮丽一端，而小说家希冀我们感同身受的却是想像力的另一端，那一端系着整个跌跌撞撞的实体世界，系着整个昆德拉所称的人类存在问题。

所以加西亚·马尔克斯要强调，我的小说每一行都有写实的基础；格雷安·葛林要疾呼，他除了写小说，还当过新闻记者，这就是仔仔细细正正确确描绘出来的狮子山国、墨西哥和中南半岛，“死小孩就是这个样子，尸体把运河的水都给堵住了——”

终究，我们是把小说正确划归于人文的领域，而不是宗教，虚构一个全然不存在的天国也不会是小说这门职业的向往；在宗教的圣者整个人腾空而起飞上云端的同时，小说家充其量只是放风筝的人，当风筝一路高过云端还往上试探，放风筝的人两脚仍老实钉在坚硬的大地之上。这景象毫不神秘，只是某种或会带来震颤的现实经验——风筝放那么高，这需要多长多坚韧的线，多稳定多专注的双手啊！

……只有非犹太、非黑人、非亚裔血统的纯种基督教白人……才可以参加三 K 党骑士……

……三 K 党的名字 (ku klux klan) 来自希腊词 “kuk-los”，意思是圆圈……意指白人种族的兄弟情谊……

……三 K 党的血滴符号意味着：“耶稣基督为雅利安白种人所流的血”……

……火十字架 (The Fiery Cross) “是用来团结基督教的力量以对抗愈来愈多的反基督，以及白种人的敌人”……

……三 K 党骑士并不认为自己与非白种人为敌……但……会反对任何形式的种族融合……

——互联网上肆无忌惮的三 K 党宣传言论

痉挛分为运动的和发声的，或单一的和复合的……复合痉挛的症状有：身体抽搐、跳跃、击打、踮脚走路、自言自语、喊叫、秽语症——也就是说出猥亵或其他社会不容许的字眼……紧绷或压力会造成痉挛次数增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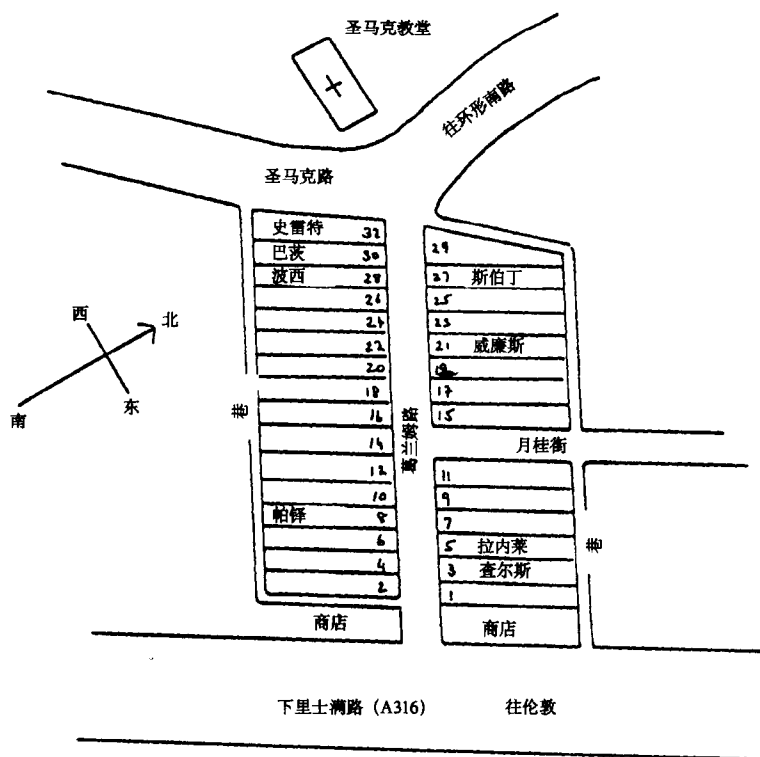
Tourette 综合症 * 协会堪萨斯市分会

不快乐有一种四处传播的习惯……

玛格丽特·阿特伍德

BBC 第四频道“阅读俱乐部”，1999 年5月9日

* Tourette 综合症以法国医生 Georges Gilles de Tourette (1857—1904) 命名，主要症状为：协调功能失调、言语障碍、抽搐等。——中译注



伦敦泰晤士河上里士满区



我始终不能确定“疯子安妮”遇害是因为她是疯子还是因为她是黑人。那时候我们住在伦敦西南，还记得我在 11 月一个潮湿的晚上下班回家，发现她倒在我们房子外的水沟里时的那份震惊。那是 1978 年——那个不满的冬季（the winter of discontent）——那时政府控制不住工会，每天都有罢工，医院不再照料病人，人行道上满是一堆堆没人收的垃圾。要是我没认出她那件格子布旧外套，我可能会对她置之不理，会以为水沟里的那堆东西只是被丢弃的衣服。

她的真实姓名是安·巴茨，是我们这条路上惟一的黑人。她是个身材结实的女人，个性自闭，强烈排斥社交接触，人人都知道她喜欢喝酒，尤其是加勒比海的朗姆酒，夏天常常可以看到她坐在人行道上唱福音赞美诗。她被冠上“疯子”的称呼，是因为她脸上常会出现奇怪的表情，喃喃自语，以一种怪异的零乱小碎步急匆匆地来来去去，看起来像是个小孩在玩“骑竹马，跑得快”的游戏。

她的事情鲜为人知，只晓得她母亲死后留给她一间房子和一小笔独立的收入，以及她是独自过活，与一大批流浪猫住在一起。据说她母亲

比她还疯，她父亲就是因为这个才抛弃她们俩。葛兰姆路的一名长期住户信誓旦旦地说，巴茨太太神经发作时会对路人大骂脏话、猛转圈圈像个回教苦行僧（dervish），但由于巴茨太太已经死了好长一段时间，这故事无疑是愈说愈活灵活现。

我一点也不相信，就像我也不相信那些谣传，说安妮在房子里养着活鸡，然后整只连毛直接丢到滚水里去煮，当她自己 and 那些猫的晚餐。这是胡说八道——她吃的肉是从本地超市买来的，跟其他人没有两样——但她的近邻说她花园里有老鼠，还说她厨房里传来可怕的气味，于是活鸡的故事就这么生成了。我一向都说她家不可能既有老鼠又有猫，但没人要听讲理的话。

这些邻居让她的日子很不好过，老向地区委员会、RSPCA* 以及警方举报她。但他们的抱怨没有任何结果，因为委员会不能强迫她搬出她自己的房子，那些猫并没有受到虐待，而且她也没有疯到可以送进相关机构的程度。要是有家人和朋友支持，她或许可以把那些骚扰她的人一状告上法院，但她是个独来独往的人，非常维护自己的隐私。卫生访员**和社工曾多次白费口舌地想说服她住进照护机构，而本地的牧师每周去敲一次她家的门，以确定她还活着。他这么专程跑一趟，她却总是在楼上的窗子里大声咒骂，但他并不以为意，尽管安妮完全不肯上教堂。

我只是见过她，并非真的认识她，因为我们住在路的另一头。我始终不明白这条街上的人为什么对她怀有这么大的敌意。我先生说这跟房地产价格有关，但我不同意他的说法。我们在 1976 年搬来葛兰姆路时，很清楚自己可以负担得起住在这里的原因。这里虽然有里士满区的

* 英国的防止虐待动物皇家协会。——中译注

** 英国上门护理老弱、病患、孕妇的医护人员。——中译注